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
卷 正德五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
會 校

卷 卷六十四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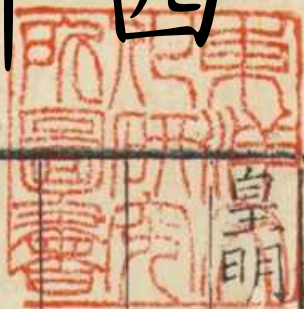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六十四



皇明文衡卷之十一

代言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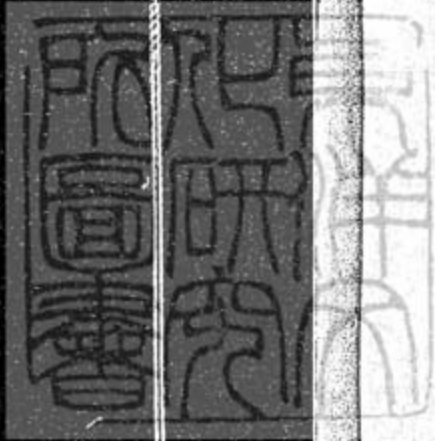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鄧李文會重校

宋濂



自古帝王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未聞以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孔氏家廟碑

胡翰

先聖孔子生于魯實襄公之二十一年至昭公十一年而薨
 門人會葬明年即其故宅為廟祀之藏衣冠琴瑟車書廟中
 漢高皇帝世祖皇帝明帝章帝安帝皆親幸闕里祠以太牢
 之禮雖魏晉南北用兵文帝黃初武帝太始皆詔修廟祀給
 灑掃守衛歷宋齊梁及拓拔魏高齊之有國遂續承為令典
 方是時天下未一有廟也至唐武德而後國子監有廟至開元
 而後郡邑有廟天下通祀之而家廟則惟魯存焉乾封以還
 車駕東巡者悉修漢故事周六社平兗州以人主之尊伸北
 面之拜如弟子禮情文崇極徽號屢加崇以宗子一人襲封

爵四時饗祀在宋曰衍聖公靖康之難衍聖公友端扈蹕南渡與其從父傳俱家于衢襲封如故而廟祀闕焉寶祐初郡守孫子秀誦于朝始賜田五頃建宮墻于郡東北菱湖之上廣至二百餘楹事具庸齋趙汝騰記後燬於寇迺徙城南宋亡元氏改物至元間曲阜之宗子斬其後以端友之孫洙當襲爵降旨徵之洙入朝固讓特授國子祭酒歸守江南廟祀廟故書樓其制非寶祐之舊會兵革益圯壞不治己亥秋王師取衢州制以分省郎中姑孰王愷董郡軍民事公讀書通達治體至即明法令布恩信與百姓更始謁拜廟庭以爲水木本源所繫不可無以示衢人命有司葺而新之告成之日族之長者少者衣服冠而趨旅牲幣于庭敬共將事願紀成麗牲之碑用侈公之賜翰惟孔子之道如天之高地之厚

日月之明四時之運有不得而贊者取其故實書之以見書仁義之澤罔有窮極所以立生民之命開太平之治者帝王賴之咸致尊禮非他享祀可例由春秋以來傳序五十有三世廟于魯者禮也舍魯而南者宗子去國以廟從焉亦禮也禮之所在君子慎之况其子孫孫人將曰此聖人之後也將以聖人望之崇德象賢異時太平修復舊制是宜有引無替昔周有清廟魯有闕宮至今歌咏不足使人想見盛德之美翰雖不敏敢緣古義再拜而系之詩曰

奕奕新廟有嚴孝祀誰其尸之文宣孫子續緒魯邦世載厥美作廟于南會通之禮

皇祖在上監無遐邇邇大夫師長百工庶士保有天常寔受王祉矧茲具瞻俾就傾圯顯允王公載振而起聿來孫子于公

率履弁舄裳衣陟降庭祀黍稷饗別有體亦有旨酒式
燕以喜盛德百世表是南紀匪南紀是表魯邦是懿惟聖是
嗣孫焉及子言念伊始

越國公廟碑

越國有廟故參知政事胡公之將士泊邦人之所維也公歿
之明年衆咸戴公之德慕公之爲人營建廟像于郡城之中
區廟成之明年 朝廷嘉念公忠壯寬厚扶翊興運弘濟艱
難身歷百戰功冠一時不幸死於肘腋之變不可無旌卹之
典於是特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
追封越國公遣宿衛之臣馬哈謀致祭于祠敘述厥勞哀悼
懇至固有儔比公之冢于德濟拜手稽首奉揚休命以爲先
臣大海一介甲冑之士誤承 眷遇列備戎行自起義以來

王師取和州渡江而南下太平進攻金陵保有其城遂東進
京口以及毗陵西南拔宣歙以及睦州由睦而東婺爲巨鎮
婺下衢處皆平廣信亦平

天威震疊兵不留行先臣嘗受命前驅不敢避鋒鏑矢石之
危以率先士卒摧殄勁悍所至郡邑輒下未嘗以金帛子女
之故妄事剽戮衆爭向附遂膺大任叅大政被 國厚恩恒
思以死報社稷御下悉推赤心待之冀得其死力耳故雖割
刃不悔也先臣旣沒 國家益用兵上流舉湖湘漢沔之地
於反掌之間又通巴蜀拊循嶺海又北城襄陽臨中原而扼
其項背綿地數千百里先臣曾不獲與諸將分甘同苦竭肱
股之力効尽寸之勞於疆場是則末也

皇上以乾坤之量日月之明兼覆廣照不求備下臣旣起臣

德濟於衰經之中授以兵柄襲有爵位又追念先臣之勞錫
之封號登秩上公克有享祀千筭之人以焜耀其後嗣子孫
先臣有知且不死矣臣聞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
爲黔首則若先臣之鞠躬盡力馳騫一世其氣發揚于上宜
不可揜故有不虞之警往往於夢見之鐵面長身毅如也蓋
其志不忘 本朝如此德濟不武典守東陲不能翦滅仇敵
以雪先臣之恥昭 國家之賜唯君臣父子之義惡能已哉
尚爲我載諸麗牲之碑翰觀古將帥之臣有志不展而功業
未究如岑彭來歙祖逖李嗣業者天遽奪之故公之功烈惠
澤被于江左制東浹于發之人使天下望之而不加焉此其
可扼腕也大烝之禮先王所以崇德報功者無所不用其極
則斯廟之作非臣子之私於國家實宜之蓋禮之以義起者
乎乃詩以歌之曰

皇奮厥武耆定爾民疇若先驅則有虎臣虎臣桓桓如林之
般允也胡公實邁乃倫昔在有元雲雷邁屯失其金鏡華戎
紛紜天造有邦肇域淮濱俾公來輔鐵面長身爲國爪牙克
壯且仁秉戈山立超距川躍以步易騎動罔不獲左則左攻
右則右斫所向輒靡何敵不却何城不隳土宇斯拓自西徂
東淞水洋洋公來制閩于睦之疆于以秉鈞于彼東陽連城
惟五如水有防龍節鳥章弓矢受折背德者誅歸斯用臧邦
有螟蚋公則是取鄰有封豕公則是拒不饑不饑由公我哺
不札不瘥由公我祛公之於發孔惠且時匪是我私王國是
毗國有瘕猘人莫之知反噬而逞孰拯其危左右庶士小夫
及耄相視咨嗟惟公是悼僉曰悼之尚罔或報赫斯不忘是

用作廟作廟有奕享祀不忒先王制禮以致崇極嘉延有德
洎乃丕績曰惟大丞相古作則渴虔妥靈有祠伊闕
皇命使臣聿來稱秩最其勤勞爵以越國惟越國公肅然冷
風志不克究澤則罔窮公今有子亦公是似踐其有位敵王
所愾教忠之訓有永無替繼自今始其祀百世

敕賜滁陽王廟碑

張來儀

洪武十六年十一月七日

皇上親薰滁陽王事實召太常司丞臣張來儀諭之曰王之
恩德注在朕心今滁有廟祀而碑刻未具甚闕典也汝其據
此爲文于石臣來儀謹再拜奉 敷謹按王諱子興姓郭氏
其先曹州人王父少好術數常從異人遊得其書年長未娶
南遊定遠邑人神其術將有爲叩之必驗邑中富翁家有處

女以贅未許嫁王父過其門翁以女命求卜數成曰此貴人
也翁曰贅未配五父曰翁能不鄙我乎則妻之翁曰諾既而
娶不數歲夫婦家日贍生子三女一王中子也始生父卜之
喜謂人曰是兒得佳兆異日非常人必大吾家既長兄弟別
籍三人皆善殖產元末民間有造言者王誤中其說信之甚
篤忽不事業而妄散家財陰結賓客至正壬辰汝穎兵起王
識天下當變乃召所結賓客子弟據濠梁據之時

皇上潛居民間爲訛言所逼懼禍將及遂挺身入濠梁抵其
城爲門者所執將欲加害人以告王王親馳活之撫之麾下
間召與語異之取爲親兵居數月王謂曰汝輩居當爲汝婚
王慕歸與夫人飲食語及斯事次夫人忽惋惜謂王曰方今
兵亂正當收召豪傑是子舉止異常若不撫於家而使爲他

人之親是失智矣王悟遂以女妻之

孝慈皇后是也王爲人勇悍每戰時軍帥四人名位皆在王上王素剛直不屈人下每遇事四人瞋目語難而王剖決通敏數以非語侵之衆故含忿未幾客軍首帥彭趙以兵來駐濠二姓皆僭稱王王等遂爲所制一日衆挾趙勢徇王於獄將害之

皇上自軍馳歸或曰勿往曰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王家明日彭帥聞遣人釋王以歸明年夏還故里收元卒七百獻王王就令將之又明年夏染末疾未差王聞元義兵欲歸將說之左右無可使特過寢門示意趙趙因請扶疾往卒說降之得其精卒三千旣而彭趙屯泗州因挾王以往時皇上方駐滁陽知衆不可其事獨守以待復遣人賂彭趙

左右賂行王得縱歸滁陽王兵共四萬其麾下僅萬人

皇上所部三萬有奇明年乙未王命守和陽旣而信流言親至和陽視師值王讐人亦駐其中聞王至移軍異處

皇上禮送行者俄爲所艱王聞驚懼得疾尋卒歸葬滁州夫人張氏生三子長戰沒次爲降人所陷幼與羣小陰謀伏罪

次夫人張氏生女一爲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女

二洪武元年天下旣一剖符行封追思更生之恩寔

帝業所始乃封滁陽王建廟墓陽命有司歲時率滁人祭之臣來儀伏聞自古帝王之興雖受命於天未始不因乎人蓋必有所佑助維持而後成及其旣成也其所佑助維持之者亦得與以享其榮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惟我

皇上奮布衣提一劍而起外無尺土一民之助而王能脫危

難識潛微納于貳至授以兵柄慨然不少吝惜遂肇大業可謂有知人之鑒矣及今大統既定四海一家推本尋源寔由於王爰建顯號俾永永血食蓋非王無以開萬世之業非皇上無以求王之名臣謹卽是爲銘銘曰

皇受 天命發跡濠梁方其始興附于滁陽滁陽先知識聖於微 聖有大難上脫其羈取彼神龍翼之風雲浴日咸池滌其垢氛龍騰日升伊誰之功有相自天寔啓王衷皇奮無旅王命予之

皇室未媿王命女之謀行諫從肝膽弗疑萋斐之言終莫我離秉鉞專征付以閩外顛強感驕有衆曰大變生不意卒疾于驚何啓其緒弗享其成

皇明日昌旣臣萬方剖符錫爵乃侯乃王爰念舊恩極天罔報一飯必酬矧有大造乃封大郡乃建廟庭乃復滁人護其園坐祠官孔嚴報祀春秋壘酒釃羹黍稷羊牛其來歆母曰無後王女

皇妃三王挺秀王支百世玉有廟祀赫赫者雄孰與之似小臣受 詔作此銘詩勒著貞珉以求無期

徐文清公祠堂碑

朱廉

宋徐文清公祠堂在義烏縣南四十里之赤岸赤岸公里也公之被讒及奉祠家居里士朱府君良祐尊賢尚德誠意懇至命三子中受學於公凡公賈田築室之事府君悉心左右無遺力又度里之勝地作適意亭曰與公遊息其間嘗是時公之高節大義聞天下賢士大夫皆有企慕不可及歎而府君與遊相得驩甚三子在門又皆力學有立朱崇由

是益大其後子姓聯登科第者接踵其經學行誼政績皆有出於人衣冠之盛久而弗替淵源所自實本於公今年春乃相率就適意亭故址東偏構堂以祀焉既又合辭謂廉曰公之歿當有祀於鄉而淑於我朱氏者爲大是以有今尸祝之宇吾懼後世彌遠而弗知也子其著文鑲諸貞石以示將來廉府君五世孫而私淑於公者爲尤探辭以無文是忘本也謹用據取宋史傳文繫銘其下使後之儻真於斯者仰瞻德義興起於學而毋敢怠忘傳曰公名僑字崇甫淳熙十四年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我文公之門文公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入爲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直寶謨閣江東提點刑獄以忤丞相史彌遠劾罷初葛洪喬行簡代爲請祠迄不受祿紹定中告老得請端平初與諸

賢俱被召遷秘書少監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切上廟主闕下逮羣臣分別黑白無所回隱理宗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弊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公對曰臣不貧陛下迺貧耳理宗曰朕何爲貧公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倖用事將帥非才旱蝗相仍盜賊竝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歛軍怨於擄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今女謁闈宦相爲囊橐誕爲二豎以處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却走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公論及之理宗爲之感動改容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儆羣臣以朋黨爲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公金

帛甚厚公固辭不受侍講力開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王子竑
爵又請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從祀孔子以趙汝愚
配食寧宗皆從其請金使至公以無國書宜館之於外如叔
向辭鄭故事忤丞相意力請休致理宗諭留甚勤遷工部侍
郎辭益堅遂命以內祠侍讀不得已就職遇事盡言以申前
請乃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謚文清嘗言比年朱文公之書
滿天下學者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
能得其所言者蓋鮮故其學一以真踐實履爲尚奏對之言
剖析理欲因致勸懲弘益爲多若其守官居家清苦刻厲之
操人所難能也銘曰

侃侃徐公實踐真知國之正臣士之碩師天與之氣清明剛
毅而不與時當宋之季權奸柄國歸寺蠱之崇論墨胷抑鬱

莫施進必以義亦列禁近凡所對揚直辭凜凜知有國耳焉
知貴勢我位可貶言不可避周程從祀趙相侑食濟王復爵
皆公裨益學之所宗自我文公啓迪俊髦澍雨春風赤岸之
里有斐朱氏數百年來冠紳濟濟或立于朝或任煩劇文爲
國華行爲士式端緒所開伊誰之力里有吉土公昔遊焉雙
流右會雙峯列前有堂崇崇祀公其間公所授受斯道之脈
道在人心精神罔隔豈必子孫而後歆格道之無疆公神不
亡春秋觴俎牲酒鮮香明明千載安侑斯堂

岐陽武靖王勲德碑

蘇伯衡

故征北將軍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
國同知軍國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追封岐陽王謚武
靖之薨明年洪武十九年月日 詔王子羽林左衛指揮僉

事景隆嗣爲曹國公既拜命使謂伯衡曰先王際逢巨運受股肱心膂之托感激圖報稱萬一畢志竭力死而後已分也皇上仁聖嘉念不忘褒卹之典備極哀榮今又不以景隆無似俾襲封嗚呼觀 國家恩數之優渥矣則先王獲

上之有道可知矣不有以表者之是景隆忽

君之賜泯親之善無以昭示天下後世也願有請於予爲文而刻諸石伯衡受其言而思之

皇上誕膺天命統一萬方羣材輻輳共爲

帝臣傑出其間而受上將之任者固非一姓至其生建國爵而死啓王封者僅四人焉曰徐中山王曰鄧寧河王曰常開平王而岐陽王其一人也彼三王者功業懋矣視王之不戰而城降不殺而人歸則有間且僞吳之滅由王覆之諸全元

祚之終由王處之應昌遠若西蕃之地無不涉歷而馳理焉

所謂有以服人於智力之外而動蓋世者哉

皇上眷遇加異無間存歿固自由此非徒以肺腑故而崇獎之也是誠不可以無述伯衡末學雖無能發揚願嘗隸太史氏例嘗獲望餘光而辱容接何敢終辭乃爲考其客白範所爲狀序次而顯詩之王以甲午冬見

上於滁陽

上喜甚子字之而擇師教之王亦奮自淬礪

上察可任大事一日出其所業示近臣曰是亦可矣當習之馬上從濟江歲丁酉以舍人統帳前親軍策應池州道戰爲漢梟將余蠻子走之引兵攻下青陽石埭太平旌德戰元阿魯灰院判萬年街敗其軍猶獠於潛昌化進拔之盡獲其婦

女畜牧輜重士卒志滿殊無戰鬪之志王曉以此何足道誠克立功富貴不可言况財物乎士卒悟乃焚所獲轉戰淳安襲破僞洪元帥寨千餘人皆降從克嚴州時嚴新克城壁不完僞猶軍水陸猝至王帥兵踰烏龍迎戰大敗其陸軍卽笈列俘賊順流而下水陸望見驚愕引去乃繕城隍樹樓櫓爲不可犯之計移兵攻諸暨克之壬寅被旨卽嚴關省控制東南猶將之戍金華曰蔣英者戍胡越公而作亂也徵五星夜馳入城金華幾淪盜區矣諸暨守將謝再興之陰結僞吳以城叛也

上命直諸暨之西作諸全州再興導吳軍鈔東陽浦江義烏使我疲於奔掠以撓我版築王提兵四面應之寇計不得行而新城完矣僞吳司徒李伯昇之擣諸全也兵號二十萬壁

壘亘十餘里報至之日廟堂不覺失色王不待詔以

都馳嬰其鋒軍龍潭諸全主將以衆不敵爲王危之間使請避之俟大軍至共舉萬全王笑曰何以避爲在昔衆爲寡所敗者何限獨不聞昆陽淝水之戰乎兵在精不在衆何以避爲乃下令曰今日之事唯致死力則無不捷捷則敵之資若等囊橐中物也敢有貪齒獲而戰不力者以軍法從事兵交將士皆奮王策馬從數十騎出敵背舞槊衝其中堅遇者應手斃陣動塵衆乘勢縱擊人馬交馳戈甲屢札遂大潰城中亦出兵夾攻同聲驩呼振動天地斬首數萬級俘將七百人卒萬餘人其自相蹂躪與陷溪水溺死幾盡脫去惟伯昇及其親從數人鎧仗委棄盈野僞吳兵力自此焉衰大軍未啓行而捷書至也入見

上慰勞王悉歸功羣帥若無一毫已出者

上遣中山開平兩王總諸衛兵攻蘇州而平浙獨以屬王遂
進兵桐廬新城富陽隨下獨餘杭以謝再與五子在懼益固
守王曰以李司徒二十萬之衆不能抗我爾以一縣而欲吾
拒乎急攻之終日而拔將校請屠之王厲聲曰二三豎子逆
命耳餘何辜焉不屠行未至杭守臣潘允明使其員外郎方
彝走軍門見王王問彝何以來對曰

天兵如雷如霆當者無不齧粉杭城生靈百萬前茅且至人
人恐恐然及明公所至布宣德意勞來安集閭閻之民骨肉
完保至于鷄犬亦莫弗寧又人大悅曰王者之師也惟恐
來晚我守臣以爲民情如此天意可見矣夫誰與明公敵哉
不如頻首乞降民有更生之望軍無就死之憾以故使彝來

耳曰勝負未分而請降無乃太早計乎對曰兵至城下雖欲
降且無及矣王燭其誠留宿帳中明日遣還報允明即日率
百司降王入軍容之盛紀律之嚴君子比之淮安王之下宋
且以謂淮安王之下宋也猶待往返約降今不約而降殆過
之矣紹慶台温皆款附丙午冬十月十有一日也不出期月
不血寸刃平一大方面而攻蘇者下未九月始破之縛士誠
送京師明年洪武建元之春閩將陳友定之衆騷動

命王帥兵殄之王往知閩溪等砦大率未孚於新政柵窮崖
絕谷以保族逃生納其降而建州劔州汀州悉定窟匿而嬰
孩遺棄道路者踵相躡也悉收養之父母來識認還全濟不
可勝計其秋大軍取燕都元順帝出走而燕都以北諸城堡
猶城守宜濟師二年春拜副將軍以往由遵化度麻兒嶺敗

江文清軍於錦州次全寧遇也速丞相軍與戰連敗追至灤河斬宗王慶王遂圍大興料其必潰而遁乃分千兵伏要害虜果宵突圍遁去遇伏遮擊得去者無幾禽平章鼎任斬轅門進克上都其秋開平王薨于軍中其軍

詔王併將之遂併將往援慶陽從涿州過真定渡滹沱河出井陘口至太原而中山王已拔慶陽矣聞夫同急集將佐語之曰

上委我與若等汛掃旃裘殘黨今慶陽已拔而大同受圍則移援慶陽之師以援大同豈非

上所委我等之意也一軍皆曰主將言是主將言是乃由代郡踰鴈再至而至饅頭嶺禽平章劉帖木穆馬邑縛黠虜四大王白楊門前軍距大同四十里營馬王至曰此豈駐兵

地乎虜設來犯難為備矣麾之前五里阻水列營是夜虜來攻營王高枕若罔聞知以二營委敵使自為鬪天且曙王徐起不介馬分左右翼鼓行疾馳薄其陣聲撼林木城中探知王至開門驅衆赴戰虜腹背受敵靡地而殲之流血膏野追北至炭窖獲其名將脫列伯生口以千數馬以萬數其車輜雜畜悉為鹵追兵至莽哥倉乃還順帝之出走也屯昌州蓋里伯遣脫列伯等攻西京規克復至是始北奔三年王以征虜左將軍致討師出野狐嶺與和守將降察罕脫兒其將又降乘銳夜襲鷹昌克之元太子騎而獨奔去執其子買的里八刺及兩宮后妃宮人玉冊金寶歷代重器致之闕下追奔不及還次中興禽汪國公暨其士馬松州利州之間隘曰虹螺山殊險絕世家貴族率保其上師過爭脫甲投戈出降

王撫以恩信散歸已降之郡親屬流落行間者訪問還之其冬大封功臣 召還初王以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兼元帥守嚴由指揮樞密同僉由同僉左丞為右丞在嚴十年浙江平拜榮祿大夫本省平章政事至是加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右柱國同知軍國事大都督府右都督曹國公食祿三千石 賜鐵券四年兩川平

上憫其民新脫鋒鏑以宣撫付王時月之間民大和浹五年依舊與中山王征迤北而東道兵則王節制次可溫虜棄營走哈刺莽來尋益北走王曰虜褻魄矣可襲而禽我當輕兵兼程而進乃留輜重廬車河人持二十日糧深入至土刺河其將蠻子哈刺章悉其騎渡河陣而待部署我軍而兩之王自將一軍從流上而與之合一軍將以都督華雲龍從流下

收遂戰兩軍犄角且戰且前至駟海而虜騎滋多乃整險推牛具食誘為犒大軍者虜疑相牽解去留騁海三日全軍而還失道乏水軍多渴死王以為憂次歌而麻思行尋水處忽所乘馬蹄地出泉軍得以無渴若有神助云還次代郡其明年將出朔州者生致太尉盧伯顏不花其明年春分兵出討一軍出三不刺赤昌侯監玉將之一軍出楊門都督張其將之一軍出白登指揮景其將之其秋攻下大寧高州大石崖虜將番平章陳安禮木屑飛若宗王朶朶失理真珠驢若登國公孛維帖木兒若丞旨百家或斬或禽而北地悉平後一年秦王晉王之國皆王扈北還遭隴西王喪居憂後一年西番平起郡縣其地第區都城扼其喉襟還至西安以其民病

澹水也言於秦王穿渠貫城中通九龍池水以利之汲者飲者皆額手謝自後留中參決朝政蓋勲戚而賢無右王者上屬意久矣以征討事重故未暇也王出入大內上所嘗履地未嘗敢蹈其小心謹慎如此又所區畫動合旨意

上益愛重之侍中坐論康濟之道往往至夜分王感見信之深見問之切披肝瀝膽以效啓沃裨益弘多諸所見聞外間無得而聞亦無得而著然天下稱之其風烈可想見焉方仰望以致太平而十七年三月戊戌竟薨于位享年四十有六其豈非國之殄瘁民之無祿也夫故號之曰

上為之震悼三日不能臨朝天下莫不歎歎痛惜焉於戲天生

聖人續開正統王出而任專征之責首所向如風偃草名都望郡以及部落智者謀無所施勇者力無所措靡然稽顙而降附小夫牧豎深閨婦女聞王姓字愛慕如父母於是舉羣雄而脫距角台四海而登于混一非體

上之深仁弔伐能如是乎抑亦可以表王之盛德矣王為人寬裕而周密明察而嚴重樂善而好問容衆而汎愛心不和於貨利志不惑於聲色喜愠不見言笑以時凡行師未嘗妄殺旅拒攜貳者不得已加兵吏卒犯令按以軍法輒慘然終日不憚部曲或病親視醫藥部卒死其遺孤無所歸教育之材者請官之百戶陳恭戰死其子從母嫁李乙乙後犯法吏議籍沒其孥王曰妻非陳妻子固陳子也奈何没入入奏出之大同之捷執其名將脫列伯以至王釋之延坐共飯其他

敵官名在俘籍隨材收敘不使失所浦江鄭氏聚族而居者
十世元末兵爭之際舉宗避而去之山谷間王下令召還而
戢士卒不得入其里門毀傷其室廬王蚤師當塗潘廷堅後
過高塗必謁已然後就舍館在浙東時金華老儒葉儀范幹
胡幹從王招延講聖賢之學王敬事之不管弟子之於先生
及位中朝致書候問入再拜而授使者今國子博士致仕吳
沉曾以王之命長釣臺書院食其俸以餬其口而有司勾考
錢糧追其俸爲斛七十王度沉貧不能償遂代償之賓接賢
大夫士分庭抗席而坐不以位望隆重有幾傲驕矜此皆人
所難能唯王德之盛是以行之無難矣於其所薄者猶然况
於其所厚者乎晨夕必展謁家廟時祭必齋戒三旬在隴西
王所言必稱小字祁寒盛暑必冠帶侍立不得命不敢退容

政無大小不稟命不敢行痛公主之早薨言及必涕泗交流
其歸改葬也行距塋域里所下馬括髮跣哭如初喪喪離面
王也絕口饘粥七日淑德夫人喪亦如之此豈勉强乎哉嘗
自言幼時讀書不滿十月然於經史奧義帝王爲治之要古
今理亂盛衰之故無不周悉上表奏每館客具藿能指摘其
瑕類而潤色之代祀泰山賦詩十有一篇雄渾而溫雅有古
風人之思他述作稱是乃知天壤之間間氣所生固自無平
不學而能究而言之豈非所謂名世者乎謹按王諱某文忠
字姓李氏泗州盱眙人高曾祖考封贈不錄子男三人長今
曹國公也次某次某女二人壻曰其曰其孫男一人某女一
人尚幼王薨敕葬鍾山之陰神道有銘而又有家廟碑今董
張二公之又具有王平生嘉言徽行此有不重述者可考見

馬詩曰

聖神受命為天下主豪傑景從其來如雨則莫若王材全德
鉅大實生之為

帝心膺王初上謁年未三五

帝曰朕甥鞠于內府訓之迪之允文允武乃命之將統茲禁
旅堅城勅敵一鼓而取維時浙左立國攸恃不有親賢疇堪
付畀乃申王命於斯總制龍節虎符內綏外禦德威惟威近
懷遠企有苗臣附方亦委質彼昏者張獨罔顧息水陞入寇
輒岫而去乙巳之春哀厥精銳偏我新城侮我無備邊吏驚
告王曰何畏提兵問罪蹂以突騎鼓躁乘之聲撼天地譬以
戎輅轅彼塘臂其軍廿萬幾無唯類既覆其軍遂奪其氣姑
蘇之克由是而致姑蘇克矣浙江平矣台溫慶縉莫不寧矣

祖彼七閩廓其清矣大軍雲合取燕京矣

帝謂王來成筭陞受婉妾元君雖云出走尚聞假息欲圖進
取汝師汝督往扼其後王辰奉辭行不逮酉烝徒肅肅晏及
雞犬得地得眾易於拉朽或擒或誅莫匪戎首額額應昌連
逃淵藪不虞我師奄至左右俘厥尋王以及妃后豈無寶玉
亦有璽綬奏凱來朝喜動宸極都督上公特進柱國鎔金
為券以莫不錫王拜誓首大勲之集

社稷之靈

天子之德亦師之武臣則何力元社雖屋元運雖訖餘孽猶
存臣違暇逸請揚天威覃彼有此

帝曰俞哉朕固汝必歲凡三周師凡六出何深不入何城不
克何強不服何醜不獲豈曰窮兵委極其溺均吾赤子何謂

我伏遏彼西番白日所沒王且往聲申畫郡邑矧茲全蜀其
有不卹文軌既同大統以一
帝有溫詔汝克輸忠弼成鴻業樹此駿功尚左右朕圖惟厥
終文致太平虞周比隆王拜受 詔夙夜在公以經以綸忘
其瘼痾三旬在告遘茲憫凶 朝則有士野則有農茹泣相
弔吾將曷從我謂我王間氣所鍾生為人英歿而愈雄在天
乘雲上下從龍為雨為霖品彙其蒙况也嗣子綽有王風責
難陳善祗事 兩宮繼志述事式和華戎潤澤所被中外攸
同則王汝祚寧有終窮豈以死生而殺而豐是用作詩以告
萬邦

皇明文衡卷之六十四

皇明文衡卷之六十五

漢三老董公碑有序

徐一夔

予讀太史公書至三老董公說漢之事作而言曰三老董公
其秦漢間有道而隱者乎不然何其言之符機際會而粹然
一出於仁義道德也公之說漢高祖也其言曰順德者昌逆
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乃可服又曰仁不
以勇義不以力至哉言乎不意文獻斷喪之後兵戈搶攘之
日有此人也蓋方是時項羽放弑義帝公以此說高帝討之
時高帝左右稱讀書如酈生不及此稱文學如叔孫通不及
此稱智術如張良陳平不及此而公獨及之意者公在草野
冥思天下之故項強而暴劉弱而仁莫有急於此者以故發